

追踪“红十月”号潜艇

〔美〕汤姆·克兰西 著
方宝定 张召忠 译
徐存尧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追踪“红十月”号潜艇

〔美〕汤姆·克兰西 著
方宝定 张召忠 译
徐存尧 校

④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by
Tom Clancy

根据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社 1984 年版译

追踪“红十月”号潜艇

〔美〕汤姆·克兰西 著

方宝定 张召忠 译

徐存尧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7.25 印张 372 千字

1986 年 5 月第一版 1986 年 5 月西安第一次印刷

书号：10345·008 定价：2.50 元

译者的话

这本书颇有来历。作者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早年在美国巴尔的摩市的洛约拉大学专攻文学。毕业后，为谋生起见，无可奈何入了与文学无缘的保险公司当经纪人；可是，他始终不忘情于写作。1976年，苏联的一艘驱逐舰在瑞典附近的公海上叛逃未遂。这件事使克兰西文思顿萌，跃跃欲试。于是，他孜孜数载，遍读有关美苏海军的非机密性资料，走访了退役潜艇军官，甚至借助于模拟美苏海战的电子游戏，终于成书。据作者自称：此书得来字字辛苦，并非承文艺女神缪斯格外眷宠。

不过，专门出版海军学术性著作的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社却独具慧眼。编辑先生们读罢书稿，大为赞赏，竟至一反该社历来不出小说的宗旨，于1984年推出此书。克兰西的处女作问世后，居然惊动了白宫、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新闻总署的头面人物，连平素很少阅读虚构小说的里根总统也赞不绝口，并亲自在白宫邀见作者。这样一来，这本小说顿时身价百倍，一时“华府”纸贵；截至1985年3月，已在华盛顿畅销15周，并受全国读书界青睐。据《时代》周刊报道，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也买了若干本，准备送回莫斯科。

故事说的是：苏联一艘最新式的导弹核潜艇“红十月”号，在艇长马尔科·拉米斯策动下逃往美国。苏联北方舰队倾巢出动，58艘攻击型潜艇和大批水面舰只穷追不舍，力求

一举击沉。美国方面则派舰艇、飞机接应。于是，双方在大西洋水面和海底剑拔弩张，几乎酿成一场现代化海空大战。与此同时，陆上也紧锣密鼓；白宫、克里姆林宫、中央情报局、克格勃各各用尽心机，纷纷调兵遣将，志在必得。经过一场智力悉敌的较量，“红十月”号终于落到美国手中。

以上情节纯属虚构，但是书中的某些人物和许多事实都有其原型。另据美国海军界人士评论：书中涉及海战、海军装备与技术的描写，除有几处小疵，余均无懈可击。因此，这本书不仅内容新颖、生动，知识性也很强，堪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政治、军事上争夺霸权、尔虞我诈的真实写照。当然，书中也有作者的一面之词，这一点，想来读者必能亮鉴。

这个译本除有几处删节外，悉按原著。凡书中涉及海军专业知识者，在翻译过程中曾向专家请教，但终因译者水平有限，难免有所疏误，尚祈读者不吝赐教。

1985年11月

中译本序

我生于工人家庭。父亲是邮递员，母亲当过百货公司的店员。我靠工读（给管道工打下手）念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保险公司做事。1980年，妻子和我自行开业，在华盛顿市郊买下一家小小的保险行。现在大约有1,000位投保人，其中既有殷实的业主，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户。家父最重要的庭训之一是：每天至少要有一点长进，日常待人处事都是学习的好机会。我今年38岁，已经有三个孩子；不出几星期，第四个就要呱呱落地了。

《追踪“红十月”号潜艇》是虚构小说。但是，书里的每一细节无不有本有源，所据者都已见诸美国新闻界的公开报道。命笔之初，我有两个目的：第一，在求学时代，我就有志于创作，并引为乐事。如今，可以说夙愿大偿。第二，我有意刻划美国军政界的人物和机构，下笔力求准确。我也想如实状写苏联方面的各等人物和机构，可是平日却无缘接触任何内部的或高度机密性的资料；惟其处在这种地位，我只能力求不偏不倚。现在，屡屡有人问我：成名之后，生活的宗旨是否有所改变？没有。家庭和客户是我立身之本，这个宗旨是决不会变的。

汤姆·克兰西识

1985年10月5日

第 1 天

12月3日 星期五

“红十月”号

在苏联海军北方舰队波利亚尔内潜艇基地，马尔科·拉米斯上校身着五层防水防寒服登上“红十月”号潜艇舰桥。一艘脏乎乎的港口拖船正把潜艇调向正北，拖往海峡下游。

“红十月”号驻泊两月之久的那个船坞，现在只剩下一个灌满海水的混凝土空壳了。船坞是为了保护战略导弹潜艇而专门兴建的。一大群水兵和船厂工人正站在坞壁上观看“红十月”号驶离码头。他们面无表情，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人挥手致意，也没有人欢呼喝彩。

“双车进一，卡马洛夫。”拉米斯命令道。拖船驶离航道，他不动声色地站着，独自欣赏那两个铜质螺旋桨转动推进时搅起的白色浪花。拖船船长在频频招手，拉米斯向他挥手致意。驶离码头时，拖船虽然没有做多少事，可是那麻利的动作和娴熟的技术还是令人称道的。“红十月”号这艘“台风”级核潜艇就这样离开波利亚尔内基地向科拉湾海峡驶去了。

“看，‘暴风雪’号破冰船，艇长。”格里戈里·卡马洛夫指着那艘护送他们出海的“暴风雪”号破冰船大声喊了起来，拉米斯点点头。横渡海峡大约需要两个多钟头，这对于

艇长来说，不但要有高超的航海技术，还需要有坚韧顽强的耐力。凛冽的寒风呼啸着，这是北极地区特有的北风。这时正值晚秋刚过，虽说还未到严冬季节，大雪还没降临，可是风暴却已经侵袭了摩尔曼斯克海岸，把北极海面的冰层都吹裂了。看来，用破冰船护航是必要的。“暴风雪”号负责破除夜间冻结的冰层，为“红十月”号开路。但是，对苏联海军的这种最新型导弹潜艇来说，它自身就具有破冰能力，不会被浮冰撞坏。

海湾里，海风卷起汹涌的波涛。一个浪头小山似地盖下来，立刻吞没了“红十月”号的球形艇首，海水冲到高大的指挥台前端的导弹甲板上，又流回大海。往返于海湾的舰只不计其数，舱底肮脏的污油把海水染成黑色。

由于天气太冷，污迹怎么也消不掉，反而顺水逐流，在海湾的悬崖峭壁上留下一圈令人作呕的黑印，要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个懒洋洋的大怪物在海里洗澡呢，这个比喻再贴切不过了。苏联的怪物就这样放肆，把最肮脏的东西涂在地球“脸上”，拉米斯一面想，一面自言自语嘟囔着。他是在沿海渔船上长大的，懂得怎样做才能与大自然协调。

“速度13节。”他下达了加速命令。卡马洛夫用舰桥电话复述命令。“红十月”号紧随“暴风雪”号鱼贯前进。卡马洛夫少校是航海长，入伍前当过港口引水员，专为进出海湾的大型战斗舰艇引水。此时，这两位军官正聚精会神地观看距本艇300米的那艘破冰船。“暴风雪”号后甲板上有几个船员冻得正在跺脚，其中一个围着炊事员的白围裙。他们出来是想看看“红十月”号的处女航，也可以借机消遣消遣，逃避一下单调的工作。

往常，要是在别的舰艇护卫下通过这又宽又深的大海峡，拉米斯早不耐烦了。可是今天，他倒象换了个人似的，这可能因为浮冰太多，怕出事故。

“艇长，为了保卫祖国，我们又一块出海了。”象往常一样，伊万·尤里耶维奇·普京中校事先没有请示就从升降口伸出了脑袋，象个新水手，笨拙地顺梯子爬了上来。于是，这个狭小的指挥台变得更拥挤不堪了。指挥台上除艇长和航海长外，还站着个沉默寡言的观测兵。普京是艇上的政治副艇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祖国效劳。“祖国”这个词对每个俄国人来说具有十分神圣的涵义。

“你说得对，伊万。”拉米斯兴致勃勃地回答。“离开船坞到海上呆半个月真够痛快的，水兵嘛，本来就属于大海，该离开那些装腔作势的官僚和穿着脏靴子的工人了。还有，我们不会再挨冻了。”

“难道你觉得冷？”普京不解地问道。

拉米斯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过，普京中校的确是位难得的政治军官。他音声宏亮，说话风趣，富有幽默感。他对人要求严格，绝不允许任何人玩忽职守。他确实是完美无缺、平易近人的政治军官。

“朋友，我在潜艇上呆的时间可不短了，对闷热的环境和稳如磐石的甲板早已习惯了。”普京并不在乎潜艇对人体的潜在危害。他入伍后，曾在驱逐舰上呆过，由于长期晕船，后来被分配到潜艇上来。当然，调离驱逐舰到潜艇上工作，还有别的原因：别人受不了艇上那种小天地，他却从不抱怨。

“噢，马尔科·亚历山德罗维奇，今天的天气真好，要

是在高尔基，都要开花了。”

“你指什么花？副艇长同志。”

拉米斯拿起望远镜，扫视了一下海面。这时，太阳刚从东南地平线的那边升起，抛撒着金灿灿粉末似的光芒，在海湾峭壁上投下一团团紫红色的光影。

“啊哈，当然我说的是雪花啦！”普京一边笑，一边大声说。“象这种天气，一定会使妇女和孩子们的脸蛋儿变得红喷喷的，可爱极了。瞧你呼出的气团简直像朵白云，还有那么一股伏特加的香气呢！我说，在高尔基总会遇上这种天气的！”

“这家伙真该到国家旅游局去，”拉米斯自言自语说，

“只是高尔基离外国太近了点。”以前，他去过两次高尔基市，在他的印象中，那是一座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城市。到处是东倒西歪的房子、又脏又乱的街道和衣衫褴褛的市民。和别的城市一样，冬天是高尔基最美的季节，因为大雪可以遮百丑。拉米斯是半个立陶宛人，他的童年是在景色宜人的渔村度过的。祖先给他留下了几排很不错的房子。

在苏联，不是俄罗斯人，要想登上海军的舰艇是很不容易的，更不用说当舰艇指挥官了！马尔科的父亲亚历山大·拉米斯曾经是党内的英雄人物，他信仰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他对斯大林无比忠诚。1940年，苏联人第一次占领立陶宛时，老拉米斯便帮助抓了不少老板、神父、持不同政见者和对新政权不满的人。这些人后来被流放了，至于流放到什么地方，现在连莫斯科也不清楚了。一年后，德军入侵苏联。当时，亚历山大在军队里任政治委员，他英勇作战，屡立战功，在列宁格勒战役中表现更突出。1944年，他带领

第11近卫军的先头突击队杀回立陶宛，找与德寇勾结的伪军和嫌疑分子报仇雪恨。老拉米斯是赫赫有名的苏联英雄，作为他的儿子，马尔科却感到丢人。在围攻列宁格勒的拉锯战中，母亲已病入膏肓，生下他以后就死了。后来，他朝思暮想中的父亲神气活现地出现在维尔纽斯党中央委员会里。他成天忙得不可开交，并等着提升去莫斯科任职。拉米斯只好留在立陶宛，由慈祥的祖母抚养。后来，老拉米斯果然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不久就患心脏病去世了。

马尔科并不感到太自卑，因为他父亲的声望使他有了今天这种地位。可是，他却私下策划，决心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为那些在他出生之前就死在老拉米斯手下的成千上万无享的立陶宛老乡报仇。

“我们往哪里去，”伊万·尤里耶维奇问，“天气好象更冷了。”

普京拍了拍艇长的肩膀。马尔科弄不清楚政治副艇长是否真的在表示亲昵，也可能是真的。过去，拉米斯是个诚实的男子汉，他也意识到这位个子不高，声音却十分宏亮的政治副艇长还有些人情味。

拉米斯一边用望远镜扫视海面，一边笑着说：“伊万·尤里耶维奇，对水兵来说，虽然只有一个祖国，但是，却有两个老婆。你是不会明白的。现在，我正向另一个老婆走去，她是个严酷、没有心肝却统治着我整个灵魂的老婆。”拉米斯停了一会，笑容突然消失了。“现在，这是我唯一的老婆了。”

马尔科注意到，普京陷入了沉思。拉米斯妻子的松木棺材进焚尸炉的时候，普京也痛哭流涕过，对他来说，娜塔利

亚·波格丹诺娃-拉米斯的死是悲痛的原因。但是，他从来不承认有个冷酷无情的上帝。拉米斯却认为，妻子的死是国家之罪，而不应该怪上帝；这是滔天大罪，这个仇是要报的。

“冰！”观测兵报告。

“海峡右侧发现浮冰，估计东面的冰川已经崩解，我们一定要小心。”卡马洛夫说道。

“艇长！”舰桥扬声器传来刺耳的呼叫，“舰队司令部来电。”

“念！”

“军事演习海域情况已明，附近未发现敌舰艇，望遵命行事。舰队司令科罗夫签发。”

“明白了！”拉米斯回答。扬声器咔嚓一声关掉了。

“嗯？附近没有美国人？”

“你不相信舰队司令？”普京问。

“但愿他是对的，”拉米斯说，“但是，你应该记住我们的命令。”

普京跺了跺脚，可能他感到太冷了。

“伊万，你还记不记得美国‘688’级潜艇，也就是‘洛杉矶’级艇上的一个军官是怎样告诉我们特工人员的吗？他说，他们的潜艇经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敌艇周围。我真不知道克格勃是怎样得到这些情报的。苏联特工人员可能受过西方颓废生活方式的训练，因为帝国主义者最喜欢那些金发碧眼的女人……”艇长风趣地嘟囔着。“也许这位美国军官是个自负的人，他想干的事，和我们的情报人员一样，对吗？他也酗酒，天下的水手大多如此。不过，对美

国‘洛杉矶’级和英国‘特拉法尔加’级必须严加防范，它们是一大威胁。”

“美国人的技术确实不错，艇长同志，”普京说，“可他们毕竟不是活神仙，他们的技术也没什么可怕的，论技术，还是我们的好。”他果断地说，“我们自己的东西总是好的嘛。”

拉米斯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他想，根据党的工作条令，政治副艇长确实应该对他管理的这条艇更有所了解。

“伊万，你们高尔基市附近的老农一定告诉过你，要防备不露面的恶狼，其实这大可不必。我想，象我们这样的潜艇，会狠狠教训敌人的。”

“就象我给海军政治部汇报的那样，”普京拍了拍拉米斯的肩膀，“‘红十月’号的指战员全是第一流的！”说到这里，两人都笑了。

“狗娘养的，”艇长心里嘀咕着，“在我的人面前炫耀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什么人？即使风平浪静，你连个橡皮筏也不会使！太遗憾了，政治副艇长同志，你不会活到证明你这句话的那天的，你看错了，为了这个，后半辈子进古拉格^①去受受吧，就算饶你一命，也够你受的了。”

忽然，海面上风起浪涌，潜艇开始摇晃。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离甲板越高，摇晃得越厉害。站在舰桥上的普京受不了，只好请求回舱。真是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舰桥上只剩下拉米斯和卡马洛夫。他们俩虽然没说什么，可是脸上

① 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译音，泛指苏联各地的集中营。
——译注

都流露出对政治副艇长蔑视的神情——当然，这不是大多数苏联人的心理状况。

很快又过了一小时。他们离公海越来越近，海浪也越来越大。护航的“暴风雪”号破冰船也在波峰浪谷间摇来晃去。拉米斯饶有兴味地看着它。他从来没有在破冰船上呆过，当兵后就一直没离开过潜艇。在潜艇上虽然舒服一些，但毕竟是很危险的。不过，这么多年了，他对这种“危险”早已习以为常，相反，还认为这对自己很有帮助。

“航标灯，艇长。”卡马洛夫一边指着一边喊道。那红色的航标灯正随海浪的起伏忽隐忽现。

“操纵室，报告深度。”拉米斯用舰桥电话查问。

“艇下水深100米，艇长同志。”

“速度13节，左10度。”拉米斯看了看卡马洛夫，“向‘暴风雪’号发信号，告诉它，我艇航向已变。但愿它不会迷航。”

卡马洛夫走到舰桥指挥台围壳上的小型闪光信号灯旁。

“红十月”号那30,000吨的庞大船体开始缓慢地向前航行。突然，艇首涌起三米多高的弧形巨浪。位于指挥台围壳前的导弹甲板上的人造疏浪器正在排浪。“暴风雪”号在向右舷改变航向。潜艇顺利驶过，向远方航行。

拉米斯观赏着科拉海峡的悬崖峭壁。这是千百年前，冷酷无情的冰川冲刷雕刻成的杰作。20年来，他一直在红旗北方舰队服役。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曾多次往来经过这片宽大的U形峭壁，这次可是最后一次了。不管怎么样，他绝不会再回来了。走哪条路呢？拉米斯承认，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幼年时慈祥的老祖母讲的关于上帝和美好生活的

故事是真的。但愿如此——要是纳塔利亚还在世，那该多好啊。无论如何，退路是没有了。在起航前，他已经把最后一封信扔进最后一个邮袋。从那以后，他就没想过还要回去。

“卡马洛夫，向‘暴风雪’号发信号：‘我艇将于……’”他对了表，“1320时下潜。‘十月霜’军事演习按原计划执行。护艇任务已完成。我艇将按规定时间返航。”

卡马洛夫有节奏地扳动闪光信号灯开关，向“暴风雪”号发信号。“暴风雪”号立即回答，拉米斯自己识别信号，口中念念有词：“‘红十月’号，祝你走运，但愿你不被大海吞噬。”

拉米斯拿起电话，通知报房向北莫尔斯克舰队司令部发出同样内容的电文。然后回操纵室。

“报告水深。”

“艇下水深140米，艇长同志。”

“准备下潜。”他转向观测兵，命令他下舰桥。观测兵向升降口走去，他或许早就想回那暖烘烘的舱室了，但是他很想再多看一眼乌云密布的天空和屹立于远方的峭壁。乘潜艇出海远航，人的感情往往就这样复杂。

“全体下舱！格里戈里，下舱后代我指挥。”卡马洛夫点点头，滑下升降口。舰桥上，只留下艇长。

拉米斯认真扫视了一下海面。太阳从身后悄悄爬出了地平线，天空一片铅灰色，艇尾飞溅的白浪点缀着黑色的海面。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向这个世界告别，如果真是这样，他宁愿再多看一眼令人心旷神怡的最后景色。

下舱之前，拉米斯仔细检查了升降口盖，并用链条锁紧。在确信各种自动机械装置工作正常之后，他从指挥台围

壳内下滑了八米，到了耐压艇壳，然后，又下滑两米，到了潜艇操纵室。一个准尉随后将第二个升降口关闭，使出全身气力，才用锁定转轮将升降口盖旋紧。

“格里戈里，情况怎么样？”拉米斯问。

“舷侧阀关闭，”航海长一边爽朗地报告，一边指着即将下潜的潜艇说。所有的气密指示灯都闪耀着绿光，这表明舱室气密良好。“各系统工作正常，均衡柜已注水，备潜完毕。”

艇长亲自逐个检查机械、电气和液压指示仪表。他满意地点点头，值更的上尉打开了通风阀。

“下潜！”拉米斯下了命令，他走向潜望镜，去换副艇长瓦西里·博罗金中校。卡马洛夫拉响了下潜警报，蜂鸣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在艇内回荡。

“主压载柜注水，推出升降舵，舵角10度，”卡马洛夫一面下达命令，一面盯着舱内每个艇员，生怕操作失误。拉米斯看也不看，只认真地听着他的命令。卡马洛夫是他手下第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军官，早已赢得他的信任。

压载水柜顶部的通风阀打开以后，海水随即灌入柜内，从而把柜中的空气排出。此时，“红十月”号艇内到处是这种讨厌的气流声。由于潜艇有好几个压载水柜，每个柜又都用无数蜂窝状挡板分开，所以这种气流声要持续很久。拉米斯调整了潜望镜的焦距，开始观察海面。

拉米斯在潜艇上呆了20多年，象“红十月”号这样最大最完美的新型潜艇，他还是第一次操纵。它的发动机虽然功率相当大，还配备了一种新型低噪音推进系统，但是，拉米斯却发现它有个大缺点，即艇体太大，在变换深度时象鲸鱼

一样笨拙。不光上浮慢，下潜更慢。

“降潜望镜！”拉米斯边下命令边离开潜望镜。

“再潜40米。”卡马洛夫说。

“潜深100米后调整均衡。”拉米斯见周围的艇员陷入沉思。他们当中有一半来自农村，在训练团受训后就上了艇，他们第一次下潜有点害怕。随着潜深加大，海水压力也越来越大，潜艇壳体砰砰作响，还不时传来吱吱嘎嘎刺耳的声音。对此，大多数艇员都习以为常了，可是有些新上艇的年轻人却受不了，他们脸色苍白，呆若木鸡，直挺挺地站着。潜艇潜至预定深度后，卡马洛夫开始调整均衡。拉米斯在一旁得意地观察，他可能觉得年轻上尉下达命令是多么准确无误。这是拉米斯亲手培养的第一个军官。此时，操纵室的所有艇员都集中精力，等待新的操作命令。五分钟后，潜艇潜至90米深处。然后，又缓缓下潜10米，正好停在100米深处。

“太好了，上尉同志，还是你来指挥，保持13节航速，声纳兵开始被动听测。”说完，拉米斯向普京招招手，两人一同走出操纵室。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拉米斯和普京向艇尾的军官会议室走去。艇长把门打开，等这位政治军官进来之后，随手把门反锁上。“红十月”号的军官会议室设在厨房前面、军官住舱的后边。会议室的壁板都作了隔音处理，门上装有保险锁。看来还是潜艇设计师想得周到，他们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怕军官的话被隔墙的水兵听到。军官会议室很宽敞，除三名值更军官外，“红十月”号所有的军官都可以在此聚餐。室内有一个保险